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二百十三至五下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陳　林

謄録監生臣王　錦

謄録監生臣王永年

唐書卷二百十三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藩鎮淄青橫海

李正已高麗人為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故薦為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候從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已欲以氣折之與大酋

角逐衆士皆牆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已批其頬回紇矢液流離衆軍哄然笑酋大慙自是沮憚不敢暴希逸以為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為節度使本名懐玉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徳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死李靈耀反諸道攻之共披其地正已復取曹濮徐兖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歳不絶賦繇均約號最彊大

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鄰境歷檢校司空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徒兼太子太保封饒陽郡王請附屬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陳兵按習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運道檄天下兵為守備河南騷然會發疽死年四十九興元初納順命詔贈太尉

納少時為奉禮郎將兵防秋代宗名見擢殿中丞賜金

紫入朝擢兼侍御史正已署為淄青二州刺史又為行軍司馬濮徐兗沂海留後進御史大夫正已死秘喪不發以兵會田悦于濮陽馬燧方擊悦納使大將衛俊救之為燧所破略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洧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欵納恚洧背已且徐險悉集兵攻洧帝命宣武劉玄佐督諸軍進援大破其兵納還濮陽玄佐進圍之殘其郛納登陴見玄佐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

謝罪時中人宋鳳朝以納窮欲立功建不可赦帝乃械

說等禁中納於是還鄆與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

自稱齊王置百官與元初帝下詔罪已納復歸命授檢

校工部尚書復平盧帥節賜鐵劵又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隴西郡王希烈圍陳州納會諸軍破之城下加檢

校司空實封五百户進檢校司徒死年三十四贈太傅

子師古師道

師古以蔭累署青州刺史納死軍中請嗣帥詔起為右

金吾衛大將軍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蜍鹽池歲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蜍為納所據以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以守蛤蜍謂之三汊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俊患之師古始襲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兵取蛤蜍三汊師古使趙鎬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濟滴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隳三汊聽命嘗怒其僚獨孤造使奏事京師遣大將王

濟縊殺之貞元末與杜佑李欒皆得封妾媵以國為夫人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哀使未至義成節度使李元素騰遺詔示之師古幸國喪欲攻掠州縣即集將士告元素偽作遺詔豈欲反耶不可不討執使者名討元素勒兵出次聞順宗立乃罷累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元和初卒贈太傅

師道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所從乃署知密州師古病名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

即我不諱欲以誰嗣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邪彼不服戎以技自尚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請于朝於是制書久不下師道謀裒兵守境沐爭止更上書奉兩稅守鹽法請吏朝廷宰相杜黄裳欲橈削其權而憲宗方誅劉闢未皇東討故命建王審領節度大使而以師道知留後歲中加檢校工部尚書為副大使自正已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嘯引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

遣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以故能脅汙士衆傳三世云帝討蔡詔興諸道兵而不及鄆師道選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為王師助實欲援蔡也亡命少年為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敖庫募洛壯士劫宫闕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又有説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而武元衡得君顧為袁盎事後宰相恐懼請罷兵是不用師蔡圍解

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置邸東都多買田伊闕陸渾閒以舍山棚遣將訾嘉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圓靜為之謀元和十年大饗士邸中椎牛釃酒既衷甲矣其徒白官發之留守呂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數月奪山棚所市山棚怒道官軍襲擊盡殺之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驍悍絶倫既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竪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歎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

流血於時留守防禦將都亭驛吏數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為詗察故無知者及窮治嘉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鹽鐵使王播又得嘉珍所藏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四十七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晏平間道走淮西元濟日與晏厚結歡晏平歸以為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居内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師道本倚蔡為重聞之怒乃以它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顔拔淩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兵支兩寇故命給事中栁公綽慰撫之

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比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為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内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名諸將議皆曰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

者朝廷以一漿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恚遣承度詣京師

戒候吏待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

約用左散騎常侍李遜喻旨旣至師道嚴兵以見遜讓

曰前已約而今背之何也願得要言奏天子師道許之

然懦暗不自決私奴婢媪爭言先司徒土地柰何一旦

割之今不獻三州不過戰耳卽不勝割地未晚師道乃

上書以軍不協爲解帝怒下詔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武

寧節度使李愬使將王智興破其衆斬二千級獲馬牛

四千略地至平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李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沭陽朐山進戍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拒鄆四十里而營再接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顔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初遣大將劉悟屯陽穀當魏博軍疑其逗留悟懼不免

引兵反攻城師道晨起聞之白其嫂裴曰悟兵反將求
為民守墳墓即與弘方匿溷間兵就禽之師道請見悟
不許復請送京師悟使謂曰司空今為囚何面目見天
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
棄其尸無敢收視者有士英秀為殯城左馬總至以士
禮更葬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
田弘正之度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悉
赦之給繒絮還隸魏博義成軍父母在欲還者優遣賊

皆感慰相告由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詧名澄驗之澄䑛目中塵號絶良久悟素與師道妻魏亂妄言鄭公徵之裔不死没入掖廷它宗屬悉遠徙悟獨表師古子明安為朗州司户參軍親將王承慶承宗弟也師道以兄女妻之潜約左右欲因肆兵執師道會悟入出奔徐州歸朝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始名華徳宗以其有功益曰日華父元晧為安禄山帳下偽署定州刺史故日華籍本軍

為張孝忠牙將滄故成德部州也孝忠絶李惟岳德宗以滄畀義武前刺史李固烈與惟岳姻屬即牢守孝忠令日華往喻之固烈請還恒州既治裝悉帑以行軍中怒曰馬瘠士饑死刺史不棄豪髪卹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殺固烈屠其家日華驚匿牀下將士迎出之曰暴吾軍者已死何畏而亡共逼領州孝忠亦以日華寬厚遂假以刺史朱滔叛兵屯河閒以故滄定道阻不相聞滔及王武俊皆招日華不納即攻之日華乘

城自固參軍事李宇謀曰城久圍府兵不為援今州十縣濒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本號横海將軍能絶易定歸天子自為一州斂甲訓兵利則出無利則守可亢盜喉襟君能用僕計請至京師為天子言之日華謂然乃遣守西帝果大喜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横海軍即以為使時建中三年也拜檢校工部尚書詔滄歲餽義武錢十二萬緡糧數萬斛以守為判官武俊欲得滄遣人説日華歸己日華紿曰敝邑為賊攻力屈則下之

願假騎二百以抗賊賊退請以地授公武俊喜歸之馬
日華留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滔方睦懼有怨乃止久
之武俊歸命日華乃還馬以珍幣厚謝復結好武俊亦
釋然貞元二年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擅知留事帝以
日華故即拜權知滄州刺史宇入朝願析東光景城二
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幾三十年帝嘉
其志以徐申為景州刺史昇橫海軍為節度擢懷直為
留後明年為節度使九年來朝寵遇加等進檢校尚書

右僕射賜大第宫女懐直荒田獵出輒數日不返帳下程懐信乘衆怒閉門不納懐信其從昆也於是懐直入朝帝不之罪更以虔王為節度使擢懐信留後以懐直兼右龍武軍統軍明年懐信為節度矣十六年懐直卒贈揚州大都督後五年懐信死子權襲領軍務詔授留後元和元年拜節度使累進檢校兵部尚書封邢國公六年入朝憲宗寵禮遣還鎮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權始名執恭嘗夢滄諸門悉署權字乃改名以應之及淮西

平惕不安丐入朝至京師固辭軍政乃詔華州刺史鄭

權代之後以檢校司空為邠寧節度使卒贈司徒宗族

奉朝請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略本王氏名日簡事王武俊為偏裨承宗時虐用

其軍故入朝授代州刺史田弘正遇害穆宗以全略故

鎮州將名問所欲言全略多陳利害冀合帝意且請盡

死力以報遂授德州刺史是時杜叔良兵敗博野故以

全略為横海軍節度滄德棣州觀察使賜今姓名未幾

貢錢千萬使子同捷入朝既還即奏同捷為滄州長史押中軍兵馬帝不得已可其請全略陰規傳久計選材武以所私結士心棣州刺史王稷善撫衆而家富于財全略内忌以計殺之族其家未幾死同捷領留後事重賂鄰藩求領父節敬宗持久詔不下俄而文宗立同捷以帝新嗣位必大開貸示四方乃遣弟同志同巽入朝而使其屬崔長奉表請命有詔拜兗海節度使以烏重胤代之同捷計窮矯言軍中留已於是王智興請以全

軍出討魏博史憲誠令大將傳手詔入于軍同捷不受德棣民多奔入鄆乃下詔削官爵命重胤率鄆齊兵進討憲誠智興及汴滑李聽平盧康志睦易定張璠幽州李載義以兵傅境同捷自以與成德有舊乃傾玉帛子女市河北三鎮驩載義不許絕其交執使者并所遣奴婢四十七獻諸朝王廷湊本闚横海欲乘其隙取之引軍來援智興攻棣州火譙門引水灌城凡七月其將張叔連降始刺史欒濛以同捷叛密上變事洩為所害贈

工部尚書智興進圍滄州是時帝絶王廷湊朝貢且討之兵須夥繁調發不時始置供軍糧料使以濟兩河諸將又多張俘首以冒賞自重脧卒後李寰傅良弼不終事更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李祐代而智興將李君謀以輕兵絶河夜殘無棣降饒安壁五千兵明年祐拔無棣平原有詔行營堅壁務農非被襲勿決戰而祐兵已薄德州帝遣諫議大夫柏耆宣慰祐攻拔德州餘卒奔廷湊同捷益急乞降祐疑其詐耆引兵直入城取同捷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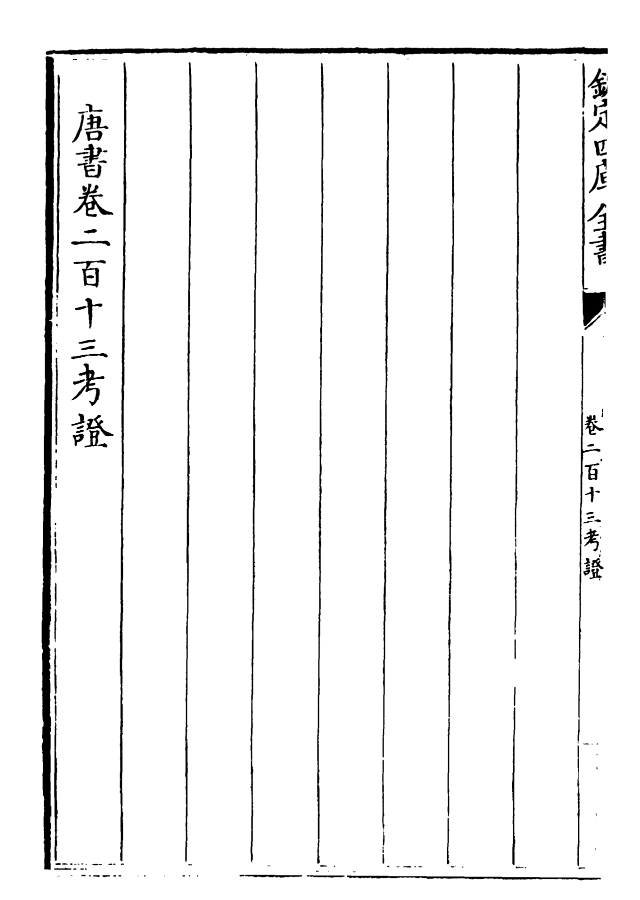
家屬馳西祐入滄州者至將陵斬同捷使其下傳首京師詔貸四州一年租賦赦同捷母并妻息徙湖南流崔長商州同巽等以異母貸死得隨母流所云

唐書卷二百十三

唐書卷二百十三考證

李正己子師道命給事中栁公綽慰撫之○臣酉按舊書遣公綽慰撫在蔡平之後新書在未平之前未知孰是

使將王智興破其衆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臣酉按舊書李愿破賊在十年十二月鄭權破賊在十三年七月新書連類書之似一時事矣



唐書卷二百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二百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

劉𤣥佐滑州匡城人少倜蕩不自業爲縣捕盜犯法吏笞辱幾死乃亡命從永平軍稍爲牙將大歷中李靈曜據汴州反𤣥佐乘其無備襲取宋州有詔以州遂隷其

軍節度使李勉即表署刺史德宗建中初進兼御史中丞充宋亳潁節度使時李納叛李洧以徐州歸納急攻之詔玄佐援洧大破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饟漕乃通進圍濮州徇濮陽皆下再降其守將遂通濮陽津遷檢校兵部尚書兼曹濮觀察淄青兗鄆招討使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之反玄佐與李勉陳少游哥舒曜聯兵屯淮汝數困賊帝在奉天垂意關東乃詔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希烈攻陳州玄佐救之希烈走

遂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行營都統玄佐本名洽至是賜名以尊寵之入朝復兼涇原四鎮北庭兵馬副元帥檢校司徒性豪縱輕財好厚賞故下益用汴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不能自還至玄佐彌甚其後殺帥長大鈔劫狃于利而然也玄佐貴母尚在賢婦人也常月織絁一端示不忘本數教敕玄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玄佐感悟故待下益

加禮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𤣥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𤣥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初李納遣使至汴𤣥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饋遺皆得其隂謀故納最憚之所寵吏張士南及假子樂士朝貲皆巨萬而士朝私𤣥佐嬖妾懼事覺酖𤣥佐死年五十八贈太傅謚曰壯武軍中匿喪俟代帝亦為隐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陜虢觀察使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

以為使乃拜湊為節度使至汜水玄佐柩將遷士請具禮璦不許衆皆怒陵晨甲而譟起玄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榻墨其衣尊為留後殺大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醢之唯璦介獲免士寧乃出貯財分勞吏士介以聞帝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解遂以士寧為左金吾衛將軍嗣節度始玄佐養子士幹與士朝皆來京師士幹知玄佐死無狀遣奴持刀紿為弔入殺士朝於次帝惡其專亦賜士幹死士

寧未授詔時私遣人結王武俊劉濟田緒等諸鎮不直之皆執其使而士寧忍暴嘗手殺人杯案間又彊烝父諸妾逼吏民妻女亂之或羸而觀每畋獵數日乃還其下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故與玄佐同里相善寛厚得士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嘗引衆二萬畋城南未還萬榮晨入府召所留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於是分兵閉諸門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事急且傳首以

獻士寧知衆不與將五百騎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
東都惟僮妾數十人從之既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萬
榮斬其支附數十人以二十萬緡勞軍詔籍士寧家貲
給之拜萬榮兵馬留後於是籍驕兵數百人悉遣西防
秋當戍者怨之大校韓惟清張彦琳等請往不許使其
子廼將未行彦琳等因其怨誘使反攻萬榮不勝劫運
財民貲殺掠數千人而潰惟清奔鄭州彦琳走東都自
歸有詔宥死竄惡地殘士奔宋州劉逸准撫之萬榮悉

誅其妻子以故衆不安或呼於市曰大軍至城且破萬榮捕按之或言為士寧所教萬榮斬之以狀聞故士寧斥置郴州俄進萬榮節度使會病甚以兵屬鄧惟恭惟恭者與萬榮同里閈而署子廼為司馬出大將李湛張伾伊婁涚等于外欲殺之不果萬榮死是夜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執廼送京師杖死京兆府以董晉代之

吳少誠幽州潞人以世廕為諸王府户曹參軍事客荆南節度使庾準器之留為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

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為前鋒事平賜實封戶五十希烈叛少誠為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既又殺之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留後少誠為治能儉損完軍實自希烈以來申蔡人劫於苛法而忘所歸及耆長既物故則壯者習見暴掠恬於搏鬬地少馬乗騾以戰號騾子軍尤悍鋭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詛詈王師其屬鄭常楊冀欲

刼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常冀被害少誠盡宥諸將以
結衆心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曲環卒少誠間陳
許無帥以兵攻臨潁戍將韋清與賊通留後上官涚遣
兵三千救之悉為賊俘遂圍許州德宗怒削少誠官爵
合十六道兵進討于𨻶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
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栅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
宦人監軍顓進退互為異見既戰小溵河諸道師未交
而潰棄輜仗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為淮蔡

招討處置使上官涚副之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遯保溵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溵水而營全義懼退保陳而潞滑河陽河中兵逃歸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壁溵水全義乃斬潞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欲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兵還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數百番持以紿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

蔡曰掠將士妻女為婢媵以激怒其衆絶向順意少誠
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貽雪帝名大臣議宰相賈耽曰
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挻少誠
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劒南韋臯上言以
為不如擇重臣為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
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鋭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以攘
翦元惡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
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

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帝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順宗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徙封濮陽郡王元和四年死贈司徒而吳少陽代之

少陽者滄州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為弟署右職親近無閒少陽度少誠猜忍且畏禍請為外捍少誠乃表為申州刺史為治尙寬易舉軍附賴少誠病亟家奴單于熊兒矯名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誠子元慶自稱留

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詔遂王為節度使以少陽領留後居三年進拜節度使少陽不立縣役籍隨日賦斂於人地多原澤益畜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刼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偽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太醫往視即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也山首燕頷垂頤鼻長六寸始仕試協律郎攝蔡州刺史有董重質者少誠壻也勇悍久將善為兵元濟倚之

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千由壽之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商鄧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摇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崿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横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先是其屬蘇兆楊元卿侯惟清嘗勸少陽入朝或言其有異志元濟縊兆歸其屍而囚惟清帝以二人者皆死故贈惟清兵部尚書兆尚書右僕射時元卿奏事在長安見宰相李吉甫具言淮

西事且請蔡使在道者隨在所繫之少陽死四十日帝不為輟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重質赦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為少陽輟朝遣使弔賻贈尚書右僕射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剽係千餘里關東大恐弔使至弗克入而還乃詔烏重胤兼汝州刺史引軍壓其境寧州刺史曹華為之副以戍襄城李光顔為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析山南東道詔節度使嚴綬為申光蔡等

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峻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既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顔軍綬屯蔡西鄙師小勝不設備為賊襲敗于磁丘退保唐州壽州刺史令狐通戰數北賊乃拔霍丘屠馬塘通嬰城不敢出詔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度其至使代通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趙昌凌朝江董重質李祐李憲王覽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為戰抗王師有少誠

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餽鹽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文通引兵與賊將王覽董重質戰史蔟岡馘覽首光顔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㵐河敗之夷其屯塹天子責綬失律更以韓弘兼都統擢高霞寓唐鄧隋節度使十一年諸軍大合光顔壁掌河文通敗賊於固始拔鏉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焚其壁次鐵城賊偽奔霞寓窮追伏發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議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

元濟以霞寓敗不足虞併兵以備陳其秋文通以兵銜枚夜出九女原屠保壁三十所分兵西北並安陽山破屯邏數百人降者萬餘執兩將光顔敗郾城兵二萬俘大將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内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顔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胤右僕射度御史中丞公武御史大夫詔旨約束厲賞罰諸將恐懼貶霞寓以袁滋代之滋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為唐鄧

隋節度使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鼈皆竭至斲草根以給者民苦饑相與四潰元濟亦啚其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僑置郾城吴房於行營以綏新附愬引兵攻其西破屯栅十餘所執丁士良吴秀琳皆賊票健者賊帥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顔戰郾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伯良奔還蔡曹華取青陵城斷郾歸路賊將鄧懐金懼即送款光顔受之愬又襲破朗山執戍將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琳等因

奉表請束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略興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傅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溵以是兵驕無所憚內恃陂浸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霞寓滋等諸將乃用命詔起沙陀梟騎濟師命裴度為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討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不勝

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刼不得降光顔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亢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直擣縣瓠賊成禽矣愬然之以精騎夜襲蔡坎垣入之戍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兵在洄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内城防卒尚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會重質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即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

壞執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帝御
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徇于市斬之年
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
皆殺之斬其屬官劉協庶趙曄王仁清等十餘人度還
以馬總為留後俄拜節度使析溵州隸陳許始度之出
太子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帝美度功即命愈為平
淮西碑其文曰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
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

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
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
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憝適去莨莠不薅相臣將臣
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
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慴走職明年
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
貝衞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

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歴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它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幷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顔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

是朔方義成陜益鳳翔鄜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五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隋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

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祀無用樂顏胄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三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胄武戰益用命元濟盡幷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

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册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顔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禄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

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
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
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
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
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
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
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吴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
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彊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

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及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胄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兵非乘厥數倍之嘗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淩雲蔡卒大窘勝之郃陵郾城來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彊千里既入

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眠而起左飡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彊不支汝弱奚恃其告

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元濟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禽之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牾武臣心詔斵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李祐以功遷神武將軍賜田

宅米粟帝迹董重質教元濟亂欲誅之而李愬先許不死故貶春州司户參軍凌朝江播州司户參軍是歲申蔡州始輸貢物户部以其久不至請元日陳於廷

祐字慶之後擢夏綏銀宥節度使徙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累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質之貶未幾轉太子少詹事隸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賚金幣與功臣等擢累左右神策劒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歷帥夏綏銀宥訓兵有法羌戎畏服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叔父全
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毅署牙將以罪奔潞州 王虔休復
署為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焉悟破
滕鐍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河南獄留
守韋夏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後從擊毬
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恚將斬之悟盛氣以語觸
師古不慴師古奇其才令將後軍妻以從娟歷牙門右
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為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

人皆歸賴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為用軍中刁斗不鳴田弘正兵屯陽穀悟徙營濮趙魏師踰河取盧縣壁阿井城中飛語以謂馮利涉與悟當為帥師道内疑數名悟計事悟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還逮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諫曰兵成敗未可知殺大將孰肯為用師道然之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暹以情告悟乃斬使者名諸將

議曰魏博兵彊出則敗不出則死且天子所誅司空而已吾屬為驅迫就死地孰若還兵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為富貴乎衆皆唯唯而别將趙垂棘沮其行悟因殺之并殺所惡三十人尸帳前衆畏伏下令曰入鄆人賞錢十萬聽復私怨財畜恣取之唯完軍帑違者斬因遣報弘正使進兵潭趙悟夜半薄西門遟明啓而入殺師道并大將魏銑等數十人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實封戶五百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

宗立徙昭義軍朱克融亂議者假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叶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忍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為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撝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

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彊列其冤累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寶歷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瑠璃陂悟惶恐命禱祭具千人膳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卒贈太尉表其子從諫嗣從諫毋微賤少狡獪師道時使悟出屯署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密事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留後持金幣賂當權者朝議謂上黨内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

李絳奏言悟匿死衆不必同亂從諫威惠未著若詔北鎮大將領節度馳入軍笮其未備使軍情有屬謀自屈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數月可覆時李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為請敬宗乃以晉王為節度大使詔從諫主留事起將作監主簿檢校左散騎常侍晉王帝所愛從諫饋獻相望未幾拜節度使太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引鐵騎黄頭郎救之聽免進檢校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封沛國公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

從諫還治潞悟苛擾從諫寛厚故下益附方年壯思立
功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遇加等明年還藩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又見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廷
有驕色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傳
言死非其罪從諫不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譏切中人
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覃李石新執政藉其論執以立
權綱中人憚而怨之又劾奏蕭本非太后弟仇士良積
怒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

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性奢侈飾居室輿馬無遠略善
貿易之算從長子道入潞歲榷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
鐵收緡十萬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即署牙將使行賈州
縣所在暴横沓貪責子貸錢吏不應命即愬于從諫欲
論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從諫畜馬高九尺獻之
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
渥愈憂惑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年四十一贈
太傅初大將李萬江者本退渾部李抱玉送回紇道太

原舉帳從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所謂津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子弟姻婭隸軍者四十八人從諫從山東懼其重遷且生變而子弟亦豪縱少從諫不甚禮因誣其叛夷三族凡三百餘家姬妾有微過輒殺之人皆知其將亡從子稹父從素仕右驍衛將軍從諫以為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將王協郭誼劉武徳劉守義等佐稹秘不發喪協謀遣將姜岑請醫於朝中人與醫至時從諫死已再旬稹曰公困

草不任受詔積請代拜中人曰臥而視可也辭以毋夫人侍不可屏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户之中人恐其變趨出貺饋百萬後使者繼往為知從諫已死者未至數舍衆懼武德與將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至牙門不得前諸將乃詣監軍崔士康邀説請如河朔故事士康懦不敢拒乃至喪次扶出積為裹絁巾曰毋更欲殺敕使諸將哄然笑遂出見三軍帝怒前使者不入論隷恭陵積所遣姜岑梁叔文梁叔明三輩皆杖死京兆府詔從素

書敕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詔羣臣議李德裕建言
稹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
矣有詔奪從諫稹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
兵屯萬善河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柵
肥鄉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洺略任堯山向城河中
陳夷行營冀城侵冀氏茂元别遣將營天井關為賊將
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
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懐

澤行營陳許士票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
賞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稹然之
故茂卿失望乃與宰通即偽挑戰亟北委天井關去左
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諜言於宰曰澤可取吾應
於内宰疑不進失期茂卿扼腕悵恨稹聞其貳名誅之
宰進破劉公直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
河東稹因石兄洺州刺史恬移書乞降石以聞石拾遺
崔碣表請納之帝怒斥碣鄧城令詒敢言罷兵者戮賊

境上令石答書許稹面縛石馳往受之稹不出俄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連和稹諸將建議我求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佺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猶不赦始從諫將死命稹無笞辱羣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尤用事士戰有功不賞下無鬬志府中財貨尚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實而溪幷齊民閲其貲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

子其家以輸背不時為溪所因問以為言溪大怒問因
殺溪與刺史崔嘏斬大將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洺州給
士帑布一端積檄代歲稟釗謂衆曰庫物尚多欲發以
為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魏博軍磁州將髙
玉堯山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德元逵以久為賊守殺
之稹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誼與王協始議圖稹使董
可武誘稹至北第置酒飲酣即斬首悉取從諫子在襁
褓者二十餘并從子積匡周等殺之誅張谷張沿陳揚

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韓茂章茂實賈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函積首送王宰獻京師告廟社帝御興安門受之劉公直亦降於宰石雄以兵守境軍大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怨積之死誼斥從諫妻伏夾室收其貲私於己建大庛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積庸下亂繇誼始及軍窮蹙乃圖積邀榮不誅無以懲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請詔

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潞縛誼及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送京師並誅死杖崔士康救之白惟信者潞梟將數與雄戰懼不敢降自武鄉殺都將康良佺欲降盧鈞雄遣人召降惟信殺之卒降鈞有詔從諫且死乃置稹軍事宜剖棺暴尸于市三日雄發視面如生一目尚開雄三斬之仇人剔其骨幾盡誼者兖州人兄岌事悟為牙將常樂滏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為都頭異姓河北謂

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㝱過二丈不利誼以岌假刺史穿三丈得石蛇并三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誼及岌三子同誅張谷張沿陳揚庭皆有文時時言古今成敗以佐從諫故善遇此三人谷納邯鄲人李嚴女為侍人號新聲當從諫潛圖窺𦐄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為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顛覆皆雄才傑器

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
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
骨肉腥健兒食言訖悲涕谷不決者三月畏言泄縊之
李仲京訓之兄為蕭洪府判官擢監察御史王渥播之
子王羽涯族孫韓茂章茂實約之子賈庠餗子郭台行
餘子甘露難作皆羸服奔從諫從諫衣食之甄戈者頗
任俠從諫厚給郵坐上座自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戍將
有嫌命戈取之因為逆旅上謁留飲三日乘間斬其首

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十餘輩刼之從諫不悅號偽荆卿從諫妻裴以弟立功詔欲貸其死刑部侍郎劉三復執不可於是賜死以尸還問裴父敞冕之裔辟悟府悟竒之故為從諫納其女裴年十五火光起袵下家人以為怪因許婚封燕國夫人寛厚有謀每勸從諫入朝為子孫計從諫有妾韋㫄封夫人許之詔至裴怒毀詔不與從諫它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曰淄青李師古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

削求洗濯欲以娌爲夫人族不日滅耳從諫赦然止及
聿至京師乃言李丕降裴㑹大將妻號哭曰爲我語若
夫勿忘先公恩願以子母託諸婦亦泣下故潞諸將叛
益堅由是及禍初術者李涿能言禍福從諫以重幣邀
辟署大將㑹昌初謂從諫曰往歲長星經斗公生直之
今鎮復至當有災從諫即徙軍山東開毬場鑿柳泉大
興役以厭及病有言琢所興造皆逆歲疑有異謀使稹
數其罪殺之府中恟恟俄而李丕降有李佐之者兼孫

也累調河南尉虢彊直嘗客潞為從諫所禮留不得去遂署觀察府支使因娶其從祖妹從諫薄疏屬資媵寒闕佐之亦薄之不甚答從諫病佐之力諷使還東都從諫雖不能從然感服其言病且革王協等恐佐之妻母有所闚說即𦔳母歸東都會佐之奴告佐之交通賓客漏軍中虛實積囚之妻訴不見禮積遂殺之武鄉令唐漢賓儉裔孫以積拒命固諫歸朝不聽舉族見害李師晦者本宗室子始悟辟致幕府見從諫稍恣橫假言求

長生術不與事從諫使歸東都師晦懼為谷揚庭等所
譖請居涉從諫不之疑稹敗有為帝言者擢伊闕令而
贈薛茂卿博州刺史大中初又贈漢賓本縣令先時河
北諸將死皆先遣使弔祭次冊贈次近臣宣尉度軍便
宜乃與節軍中不許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不能定故
礬將逆子皆得為之備稹初不意帝怒即見討及茂元
錄諂示稹舉族號慟欲自歸而愚懦不決云自悟至稹
三世凡二十六年李丕者善長短術與從諫厚善署大

將及稹阻命軍中疾其才丕懼乞為游弈深入以圖營壁處遂自歸議者疑為賊遣德裕奏言討賊半年始有降者當賞以勸餘帝名見擢忻州刺史丕請取榆社東徑武安入討賊雖邢洺未下而兵不得救潞不聽楊弁亂遣人誘丕丕斬之以兵扼走集德裕言于帝曰度支戶部物積代州令丕塞其路賊破矣乃趣丕討弁兵未至而弁已禽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初拜振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党項叛徙鄜坊卒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知唐中衰姦雄圜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為盜區挐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瞑以奪厥明甯蕭俛崔植等謂耶

唐書卷二百十四

唐書卷二百十四考證

吴少陽傳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舊書少誠父翔在魏博軍與少陽相友善臣酉按下文養以為弟不應父與相愛而少誠以為弟也當以新書為正

唐書卷二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二百十五上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突厥

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班然可睹也劉

貺以為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摧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

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
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
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彊豈不惑哉然則知
和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
武帝時中國乂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
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然而漢至昭宣
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
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

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吴盟諱而不書柰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媪竝御蒸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别也婉冶之姿毁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耻也魏晉羌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乗羊之隷齎毛毳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所生

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蹙方其彊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彊則内攻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策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

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大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絶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獷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

險使不得還衡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豸
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佑
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彊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
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
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
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
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
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

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為農餘皆習佗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寖不過萬頃大歷初減至六千畝畝朘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蹔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妥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

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繇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為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

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宫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為偃月一曰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

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操倍尋之戟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臯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入貢擇子弟習書筭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嶲以北

八百里民畜為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羣蠻嘗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啟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為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鐸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

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為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亡云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閻洪達曰頡利發曰達于凡二十八等

皆世其官而無員限衛士曰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纛坐常東嚮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倔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静往聘與連和始畢使特勒康稍利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恃功使者每來多横驕武德元年骨咄禄特勒來朝帝宴太極殿為奏九部

樂引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内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無故壊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二年始畢自將度河至夏州與賊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將侵太原會病死帝為發哀長樂門詔羣臣即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賻之子什鉢苾㓜不克立以為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

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充潞

州總管李襲譽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竇建德所因立正道為隋王奉隋後隋人没者隷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衆萬人秦王討武周也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二千會幷州三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去總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儉特勒助屯明年謀取幷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羣號

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五石俄疽發死主以子奥射設陋弱棄不立更取其弟咄苾嗣是為頡利可汗頡利始為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幷說還五原地皆見聽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幷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為塞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什鉢苾為突利

可汗使居東義成楊諧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説頡利曰往啓民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徳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資兵鋭馬多礬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為不足與書辭悖嫚多須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貸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厓之求也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郤之頡利執我使者漢陽公瓌太常

卿鄭元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因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略河東犯原州穿延州塞諸將與戰不能有所俘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贄魚膠紿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其使特勒熱寒等厚與金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饑馬邑可圖也詔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為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

山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圍
并州深鈔汾潞取男女五千分數千騎轉掠原靈間於
是太子建成將兵出豳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
李子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叚德操出夏州狙其歸
并州總管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
汾州刺史蕭顗獻俘五千虜陷大震關縱兵掠弘州總
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馬槖它數千頡利聞秦
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黒闥君璋等小小入

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破代地一屯進擊渭豳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和歸我馬邑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君璋合攻隴州及陰槃城分擊并地秦王與齊王元吉屯豳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出入原朔忻并地剽係騷然數為諸將驅逐其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齊王拒之初關中霖潦饟道絶軍次豳州可汗萬騎奄至

陣五龍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馳百騎掠陣大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為深入我秦王也故來自與可汗決若固戰我纔百騎耳徒廣殺傷無益也頡利笑不答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無香火情耶能一決乎突利亦不對王將絶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陰相忌即遣使者來曰王毋苦我固不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却秦王縱反間突利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彊之乃遣突利及夾畢特勒

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為昆弟帝見思摩引升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乃聽命突厥既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内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羣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為中國患未聞周漢為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頡利已和亦會甚雨弓矢皆弛惡遂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

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温彦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互市帝不能拒帝始兼天下罷十二軍尚文治至是以虜患方張乃復置之以練卒蒐騎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藺謩戰新城謩敗績於是張瑾兵屯石嶺李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

毋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為詔若敕瑾未至屯虜已
踰石嶺圍幷州攻靈州轉擾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
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中書侍郎温彦
博陷于賊鄆州都督張徳政死之遂攻廣武為任城王
道宗破其欲谷設掠綏州請和去敗幷州數縣入蘭鄯
彭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將軍楊屯擊
之且發士屯大谷九年攻原靈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
靖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徉隴渭間平

道將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耻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俟斤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説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嘗靣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彊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德彝諫帝

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縶於門下省乃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羣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靜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即麾軍却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内難謂不能師我若闔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既深懼不

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還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虜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敕長孫無忌李靖潛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覆掌爾然我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静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我為怨

其可當耶今仆械卷鎧啗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寬將軍趙綽護送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於我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輕騎走頡利怒因之突利由是怨望是歲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饑懼王師乘其敝即引兵入朔州地聲言會獵議者請責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為不信況國乎我既與

之盟豈利其災邀險以取之耶須其無禮於我乃伐之明年突利自陳爲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與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道也乃詔將軍周範壁太原經略之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兵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

祖命嫚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當為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突厥俗素質略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斥遠宗族不用興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冒沓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饑裒斂苛重諸部愈貳又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霫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幷州都督李世勣出

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受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蔭奈特勒帥所部來奔捷書日夜至帝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嘗痛心病首思一刷耻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輙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

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蜜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楊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為哀言謝罪請内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恒安

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鏃力助之使其廟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華民暴禾稼四也許和親而遷延自遁五也朕殺爾非無名顧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于太僕禀食之思結俟斤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谷設奔高昌既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

獻因其地為西伊州制詔突厥往逢癘疫長城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為瘞藏之又詔隋亂華民多沒于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為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穹廬廷中久鬱鬱不自憀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省帝見憐之以虢州負山多麕麖有射獵之娱乃拜為刺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啟民失國隋文帝不恡粟帛興士衆營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彊則以兵圍煬帝鴈門今其滅者殆背

德忘義致然耶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嘆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謚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灞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慟乃自殺帝異之贈中郎将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頡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啓

民可汗弟也始畢以為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姿雄趫以仁惠御下人多歸之頡利政亂其部獨不貳突利降頡利以為小可汗頡利巳敗乃舉衆來漠南地遂空授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云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内兗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為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温彦博

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為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納兗豫則乖本性非函育之道祕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為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彊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鋭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為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彦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天地

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懐德何叛之為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彦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處内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良入宿衛何患

之邮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彦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為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酋豪為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為順州都督令率其

下就部

突利初為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為妻頡利之立用次弟為延陀設主延陀部步利設主霫部統特勒主胡部斛特勒主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斂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内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騷離頡利因箠之久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從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帝謂左右曰

古為國者勞已以憂人則系祚長役人以奉已則亡今突厥喪亂由可汗不君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弱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以無懼有不逮者禍可紓乎突利至禮見良厚輟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戶七百及為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啓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為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鑒前敗也我欲中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毋相侵掠長為我北藩突利頓首

聽命後入朝死幷州道中年二十九帝為舉哀亦詔文本文其墓子賀邏鶻嗣帝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刼賀邏鶻北還謂其黨曰我聞晉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乗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風㝠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泄即射中營譟而殺人衛士等共擊之乃走殺廐人盜馬欲度渭徼邏禽斬之赦賀邏鶻投嶺外於是羣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氏李

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

思摩頡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設始啓民奔隋磧北諸部奉思摩為可汗啓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開敏善占對始畢處羅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種故但為夾畢特勒而不得為設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頡利俱禽太宗以為忠授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徙内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

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暴殘伐而取之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為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無相鈔犯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為置酒引思摩前曰蒔一草一木見其滋廡以為喜況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減昔乎爾父母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廷故宴以慰行思

摩泣下奉觴上萬歲壽且言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舊
鄉願子孫世世事唐以報厚德於是趙郡王孝恭鴻臚
卿劉善就思摩部築壇場河上拜受冊賜鼓纛又詔左
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
孰為右賢王相之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衆奔亡度
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毋相侵謹頓首
奉詔然突厥酣亂翻覆其未亡時殺中國人如麻陛下
滅其國謂宜收種落皆為奴婢以償唐人乃養之如子

而結社率竟反此不可信明甚後有亂請終為陛下誅之十五年思摩帥衆十餘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始度河牙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故突厥爭利之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為落長實望世世為國一犬守吠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携背思摩慙因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流矢帝為吮血其顧厚類此還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

督陪葬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為刋其勞碑於化州

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許之思摩既不能國殘衆稍稍南度河分處勝夏二州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邇京師請帝無東帝曰夫為君者豈有猜貳哉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遷善有隋無道舉天下皆叛非止夷狄也朕閔突厥之亡内河南以振贍之彼不近走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深矣朕策五十

年中國無突厥患思摩衆既南車鼻可汗乃盜有其地車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為小可汗頡利敗諸部欲共君長之會薛延陀稱可汗乃往歸焉其為人沈果有智數衆頗便附延陀畏逼將殺之乃率所部遯去騎數千尾追不勝竄金山之北三垂斗絶惟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即據之勝兵三萬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距長安萬里西葛邏祿北結骨皆并統之時時出掠延陀人畜延陀後衰車鼻勢益張二十一年遣

子沙鉢羅特勒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屯衛郎將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然無入朝意華謀與葛邏祿共劫之車鼻覺華與車鼻子陟苾特勒鬭死調遮被殺帝怒遣右驍衛郎將高偘發回紇僕骨兵擊之其大酋長歌邏祿泥孰闕俟利發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以次降偘師攻阿息山部落不肯戰車鼻攜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獲之獻京師高宗責曰頡利敗爾不輔無親也延陀破爾遯亡不忠也而罪當

死然朕見先帝所獲酋長必宥之今原而死乃釋縛數
俘社廟又見昭陵拜左武衛將軍賜居第處其衆鬱督
軍山詔建狼山都督府統之初其子羯漫陀泣諫車鼻
請歸國不聽乃遣子菴鑠入朝後來降拜左屯衛將軍
建新黎州使領其衆於是突厥盡為封疆臣矣始置單
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
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
即擢領酋為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為瀚海都護府

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為之長衆稍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為可汗遥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為單于都護帝封禪都督葛邏祿叱利等三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已封詔勒名於封禪碑云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温傅奉職二部

反立阿史那泥孰匐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乃以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苑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討之恃勝不設備會雨雪士皸寒反為虜襲大敗殺略萬餘人大智等收餘卒行且戰乃免於是嗣業流桂州餘坐免官更拜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士無慮三十萬捕擊反者詔右金吾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

衛將軍崔獻屯絳龍門明年行儉戰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孰匐以首降禽温傅奉職以還餘衆保狼山始虜未叛鳴鸊羣飛入塞吏曰所謂突厥雀者南飛胡必至比春還悉墮靈夏間率無首泥孰果亡狼山衆掠雲州都督竇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逐出之永隆中温傅部又迎頡利族子伏念於夏州走度河立為可汗諸部嚮應明年遂寇原慶二州復詔行儉為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副之諜者紿言伏

念温傳保黑沙饑甚可輕騎取也懷舜獨信之輕兵倍道至黑沙乃不見虜得薛延陀餘部降之引還至長城遇温傳與戰所殺相當行儉兵壁代之陘口縱反間故伏念温傳相貳因遣兵擊伏念敗之伏念走與懷舜遇行且戰一日為伏念所破棄軍奔雲中士為虜所乘死不可筭皆南首仆懷舜殺牲與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留輜重妻子保金牙山以輕騎將襲懷舜會行儉遣部將掩得其輜重比還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行儉縱單

于鎮兵躡之伏念意王師不能遠不設備及兵至惶駭不得戰遂遣使間道詣行儉執温傅降行儉虜之送京師斬東市永淳元年骨咄祿又反

骨咄祿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襲吐屯伏念敗乃嘯亡散保總材山又治黑沙城有衆五千盜九姓畜馬稍彊大乃自立為可汗以弟默啜為殺咄悉匐為葉護時單于府檢校降戸部落阿史德元珍者為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還諸

部贖罪許之至即降骨咄祿與爲謀遂以爲阿波達干悉屬以兵乃寇單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又攻嬀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備邊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將擊賊總材山至忻州與賊遇鏖戰不利死者五千人更以天官尚書韋

侍價為燕然道大總管討之明年入昌平右鷹揚衛大將軍黒齒常之擊却之復入朔州地常之與戰黄花堆虜敗追奔四十里遯過磧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寳壁當追意虜即破欲幸取功乃募謀出塞二千里閒虜無備趨襲之將至漏言于軍虜得整衆出皆死戰大敗寳壁跳還舉軍沒武后怒誅寳壁改骨咄禄曰不卒禄俄而元珍攻突騎施戰死天授初骨咄禄死其子幼不得立默啜自立為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民武

后以薛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内史李昭德為行軍長史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為司馬率朔方道總管契苾明鴈門道總管王孝傑威化道總管李多祚豐安道總管陳令英瀚海道總管田揚名等凡十八將軍兵出塞雜華蕃步騎擊之不見虜還俄詔孝傑為朔方道行軍總管備邊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效詔可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以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即部冊拜遷善可汗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

松漠部落盡得李萬榮妻子輜重酋長崩潰后美其功復詔知微持節冊默啜為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未及命俄攻靈勝二州縱殺略為屯將所敗又遣使者謝請為后子復言有女願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戶初突厥内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粟田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后不許宰相李嶠亦言不可默啜怨為慢言執使者司賔卿田歸道於是納言姚璹等建請與之乃歸粟

器降人數千帳繇是突厥遂彊詔淮陽王武延秀聘其女為妃詔知微攝春官尚書與司賔卿楊鸞莊持節護送默啜猥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即囚延秀等妄號知微為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静難平狄清夷等軍静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虜入圍嬀檀后詔司農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為天兵

東道總管兵凡三十萬擊之右羽林大將軍閻敬容李多祚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兵亦十五萬默啜破蔚州飛狐進殘定州殺刺史孫彦高焚廬舍鄉聚為空后怒下詔購斬默啜者王之更號曰斬啜虜圍趙州長史唐波若應之入殺刺史高叡進攻相州詔沙吒忠義為河北道前軍總管李多祚為後軍總管將軍嵎夷公福富順為奇兵總管擊虜時中宗還自房陵為皇太子拜行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為副文昌右丞宋玄爽為長

史左肅政臺御史中丞霍獻可為司馬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項為監軍使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為子總管未行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阬之出五回道去所過人畜金幣子女盡剽有之諸將皆顧望不敢戰獨狄仁傑以兵追之不及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復立咄悉匐為左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察皆統兵二萬子匐俱為小可汗位兩察上典處木昆等十姓兵四

萬號拓西可汗歲入邊戍兵不得休乃高選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為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徳副之按屯以待又徙元忠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備虜默啜剽隴右牧馬萬匹去俄復盜邊詔安北大都護相王為天兵道大元帥率并州長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訥與元忠擊虜兵未出默啜去明年寇鹽夏掠羊馬十萬攻石嶺遂圍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為持節山東防禦大使節度滄瀛幽易恒定嬀檀平等九州之軍以瀛州都督張仁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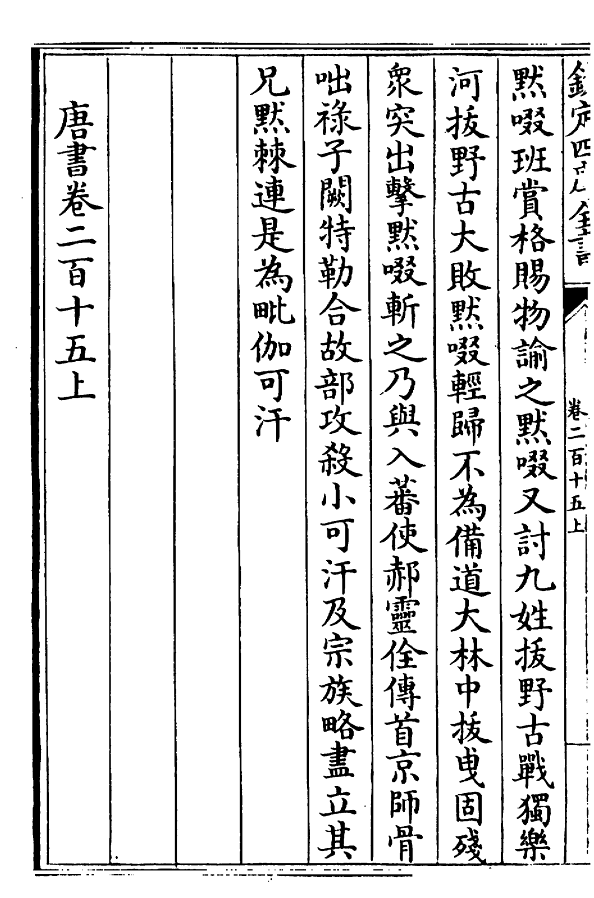
統諸州及清夷障塞軍之兵與李祀犄角又以相王為安北道行軍元帥監諸將王留不行虜入代忻仍殺略長安三年遣使者莫賀達干請進女女皇太子子后使平恩郡王重俊義興郡王重明盛服立諸朝默啜更遣大酋移力貪汗獻馬千匹謝許婚后渥禮其使中宗始即位入攻鳴沙於是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不勝死者幾萬人虜遂入原會多取牧馬帝詔絶昏購斬默啜者王以國官諸衛大將軍默啜殺我行人鴻臚卿

臧思言詔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為朔方道大總管屯邊明年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障絶寇路久之以唐休璟代屯睿宗初立又請和親詔取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下嫁會左羽林大將軍孫佺等與奚戰洽陘為奚所執獻諸默啜默啜殺之更以刑部尚書郭元振代休璟玄宗立絶和親默啜乃遣子楊我支特勤入宿衛固求昏以蜀王女南河縣主妻之下書諭尉可汗明年使子移涅可汗引同俄特勤火拔頡利發石失畢精騎攻

北庭都護郭虔瓘擊之斬同俄城下虜奔解火拔不敢歸攜妻子來奔拜左武衛大將軍燕山郡王號其妻為金山公主賜賚優縟楊我支死詔宗親三等以上弔其家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未報初景雲中默啜西滅娑葛遂役屬契丹奚因虐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部落怨叛十姓左五咄陸右五弩失畢俟斤皆請降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匐雞玄池都督蹋實力胡鼻率衆內附詔處其衆於金

山以右羽林軍大將軍薛訥為涼州鎮軍大總管節度赤水建康河源等軍屯涼州以都督楊執一副之右衛大將軍郭虔瓘為朔州鎮軍大總管節度和戎大武并州之北等軍屯并州以長史王晙副之撫新附檢鈔暴默啜屢擊葛邏祿等詔在所都護總管掎角應援虜勢寖削其壻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與跌跌都督思太吐谷渾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鶻屈頡斤苾悉頡力高麗大酋高拱毅合萬餘帳相踵款邊詔内之河南引拜

文簡左衛大將軍遼西郡王思太特進右衛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公道奴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雲中郡公鶻屈頡斤左驍衛將軍兼刺史陰山郡公苾悉頡力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鴈門郡公拱毅左領軍衛將軍兼刺史平城郡公將軍皆員外置賜各有差黙啜討九姓戰磧北九姓潰人畜皆死思結等部來降帝悉官之拜薛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佐之備邊詔金山大漠陰山玄池都督等共圖取



默啜班賞格賜物諭之默啜又討九姓拔野古戰獨樂河拔野古大敗默啜輕歸不為備道大林中拔曳固殘衆突出擊默啜斬之乃與入蕃使郝靈佺傳首京師骨咄祿子闕特勒合故部攻殺小可汗及宗族略盡立其兄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

唐書卷二百十五上

唐書卷二百十五上考證

頡利傳漢陽公瓌○高紀作漢陽郡王未詳孰是

阿史那泥孰傳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沈炳震曰

那泥孰與忠本二人忠別有傳附阿史那社爾非那

泥孰也新書作一人非是臣酉按新書思摩傳明云

詔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那

泥孰為右賢王是明以忠與泥孰為二人矣此復云

云何其自相矛盾耶

車鼻傳禽温傳奉職以還○沈炳震曰温傳開耀元年擒此誤

唐書卷二百十五上考證